

DIABLO
見證者

ALMA KATSU
的短篇故事

作者

ALMA KATSU

編輯

ERIC GERØN

劇情顧問

IAN LANDA-BEAVERS

創意顧問

LEWIS HARRIS, VIVIANE
KØSTY, JØE SHELÝ, DANIEL
TANGUAY

製作

BRIANNE MESSINA

設計

CØREY PETERSCHMIDT

插畫

IGØR SIDERENKØ



© 2023 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 及 Blizzard Entertainment 是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及/或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見證者



在訪客到來前，我總會有某種預感。會客室裡的空氣鮮少流動，充滿著木頭燃燒和灰塵的氣味。不過在這種時刻，空氣總是閃閃發光，像是活了過來。

不一會兒，我的預感成真了。

只過了幾分鐘的時間，無中生有的血肉迅速凝聚成形，一名陌生人在我面前憑空出現。

初來乍到的訪客總是驚魂未定，但這也是難免的。若你突然置身一處陌生會客室、面對一個籠罩著暗影和迷霧的神秘人物，任誰都會做出如此反應。這樣的結果是否在訪客的預料之中呢？有時他們是在非自願的情況下來到這裡的，對自己即將踏入的處境毫無頭緒。但一般而言，即使他們不知道旅途的終點通往何處，仍義無反顧地邁開步伐。我不知道這是否與他們的期待相符，也從沒開口問過。

我必須和這些訪客保持距離。我是個書記員，一名勤奮的歷史記錄者。問這類問題是違反規定的行為。

但這不是我唯一的身分。我也是凡人事務的推動者。

我看著面前的空氣凝聚出形體，同時朝另一個維度賣力移動。那形體開始有了顏色：煙霧的灰、刺眼的銀色白光、男人藍色的眼珠，然後是長劍金屬握柄的閃光。最後，他整個人站在了我的面前。男人的身材高瘦而精實。他的年齡難以一眼斷定——不算年輕，但也不老——可以確定的是，他相當強壯而敏捷。他留著銀灰色的長髮，臉上卻沒有太多與白髮相襯的蒼老。他打扮的像個旅人，身上披著斗篷、腳上穿著一雙好靴子。雖然做工精良、看起來也不便宜，但沿途的風霜在靴子上留下了痕跡。他脫下寬邊帽，露出似狐狸的臉龐。顴骨高聳，鼻子細而挺。他的眼中藏著智慧的狡黠，同時也有著一絲冰冷，顯然十分警戒。在狹長臉龐的另一端，則是他那帶著一絲嘲弄、緊繃而陰險的嘴唇——這也許是他臉上最誠懇的一部分了。

這人有什麼地方不太一樣，他手上的長劍只是之一。我能看出這把劍不那種用來威嚇人的劍。這把劍，是殺人劍。

跟其他訪客不同，他很快就適應了新環境。有些訪客是從夢境中過來的，但最常見的情況是透過在聖休亞瑞服用某種靈藥——或喝下某種藥草茶——來到這裡的。他身上的藥效似乎很快就消退了。他服用的劑量應該不多，不然就是用了藥效很弱的藥劑。不是癲茄酞劑，也不會是墨西哥鼠尾草。最糟的情況，可能是一個指頭大小的獵犬血，或雄鹿角的粉末。但這很難確定，畢竟有太多自稱魔法師的密醫，誰知道他們在藥劑裡加了什麼東西？

他閉上眼睛，深呼吸以讓自己平靜下來。當他再次睜開眼睛時，他的雙眼堅定地看向我。我的秀髮依舊烏黑，水潤的眼珠仍映著海水的綠。如果有在尋找德祭人的人，看到我的時候一定能認出我就是其中之一。

儘管如此，我仍刻意選擇了隱蔽而低調的衣著。我穿著裹腿、袖套，以及有著皮製綁帶和銅製扣件的上裝，外人幾乎看不見我的皮膚。我利用兜帽掩蓋臉上的細部特徵，同時不讓旁人根據我眼神閃爍或游移的時機猜出我的心思。我可不能讓這些訪客看出我心中的真實想法。兜帽可以讓訪客只看見我身上安心、吸引人的部分，

和田祁是宇宙中最神秘的生物之一。 有些訪客找我的原因，是出於純粹的 好奇。

也就是那對迷人的淺色眼睛，以及許多人都認為依舊魅力十足的微笑。微笑的作用是讓這些訪客卸下心防，並把我當成一個有耐心、富有同理心的傾聽者。

他的眼神下移，落在我的雙手和前臂上。我身上的刺青在袖子的邊緣依稀可見。有人可能會將其誤認為符號，但這些刺青其實是文字。他沒辦法解讀其中涵義的。這種語言早已無人使用，且失傳多年。但文字已被新的圖案蓋過，這些新圖在舊刺青上肆意延伸、纏繞、結合，並將其隱藏。有耐心的人也許能領悟到，這代表著我利用現在埋藏了過去。但他靈活地移開目光，轉而注視我沾滿墨水的雙手。墨水的汙漬延伸到前臂中段，這是從事我這一行的標誌，而我做這份工作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他的目光集中在其中一隻手指上。那隻手指第二節以上的地方已經被截斷，斷指處還戴著一件相當罕見的珠寶：一個墨水瓶。墨水瓶是我工作時會用到的工具之一。其內的染料在跟我的血液混合後，能製成一種特殊的墨水。

他張開嘴，像是要開口詢問。只一轉眼，他又舔舔嘴唇，把問題吞回去，像匹耐心狩獵的狼。他知道那斷指的意義嗎？

我不會開口問他的。我確信他無法傷害我，因此感到安心，而我感覺他也心知肚明。

「歡迎你，陌生人。」我以一貫的自信口吻說道，但今天卻感覺有些不同。通常有訪客到來，我都是很高興的。我期待有人作伴，這能讓我分心、暫時忘卻煩惱。

但這次不一樣。

他慢慢意識到自己身在何處，同時露出笑容。他確切知道自己在哪裡。「以所有地獄之名，我太意外了…這真是活見鬼了。我竟然成功了。你是個和田祁，對吧？」



和田祁是宇宙中最神秘的生物之一。有些訪客找我的原因，是出於純粹的好奇。

在我遇到巴達爾之前，我對和田祁一無所知。巴達爾後來成了我的導師。他從我身上看見某種天賦，認為我很適合成為和田祁的一員。當時我沒有能力拒絕他。

這件事發生的年代太過久遠，我甚至想不起確切的年份。當然，時間對於和田祁來說毫無意義，對任何對能看到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物種來說都是如此。

這陌生人不明白，能遇到我是多幸運的事情。沒必要謙虛，我就直說了：我是和田祁中最受尊敬的之一。我見證過許多值得載入史詩的壯舉，記錄過許多可怕的戰役，也見識過很多次戰士光榮死去的瞬間。能做到這些，是因為我始終保有一顆好奇的心。即使過了這麼長的時間，我仍然渴望學習新知。知識即力量，其堪比盔甲。知識即武器。有些和田祁只要能被召喚去親眼見證幾次重大時刻就心滿意足了，但我從未停止追尋。我的渴望無止盡，我的追尋無限界。

不過，這場狩獵的對象已悄然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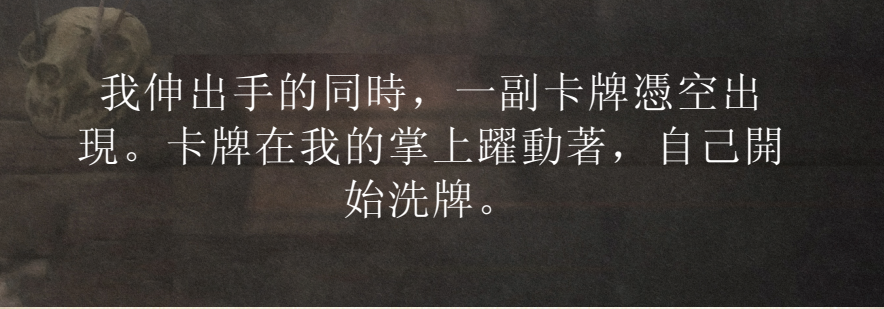


那訪客退縮了幾步，開始沿著房間的牆壁來回踱步，像隻被困在籠裡的野獸，試圖尋找出路。他朝一邊走幾步，又轉身大步朝另一邊走去。迷霧突然湧起，像一堵牆般擋住了去路。儘管他看不穿那霧，也分不清它到底是不是實體，他還是試圖想找到出口。

「這裡是哪裡？」他有著柔和的嗓音，說起話來像是在唱歌。這讓他聽起來很溫柔，但事實恐怕並非如此。他被困住了，這點他也清楚。

我朝房間中央伸出手，想把他從牆邊引導過來。「歡迎你，陌生人。放輕鬆點。你叫什麼名字？」

「迦藍。我叫迦藍。」在這場會面結束時，他就不會叫這個名



我伸出手的同時，一副卡牌憑空出現。卡牌在我的掌上躍動著，自己開始洗牌。

字了，這點我很肯定。

「這裡是我的會客室。你應該不是不小心來到這裡的吧？要到這裡來並不容易。很少有人是意外抵達此處…」

「我是特地來到這裡的，為此還去見了一位隱居的鍊金師。他的名聲很響亮。我最後記得的事情，是喝下了一瓶藥水…」他用手揉了揉額頭並閉上眼睛，努力回憶某個模糊的記憶。

迦藍身上有什麼地方不太一樣。感覺不太對勁。「別擔心，這裡就是你想來的地方。歡迎你在我的住所四處看看，這裡收藏了許多珍奇藏品和罕見寶物。不過，因為時間有限，我也不希望你白來一趟，你有沒有特別想看什麼收藏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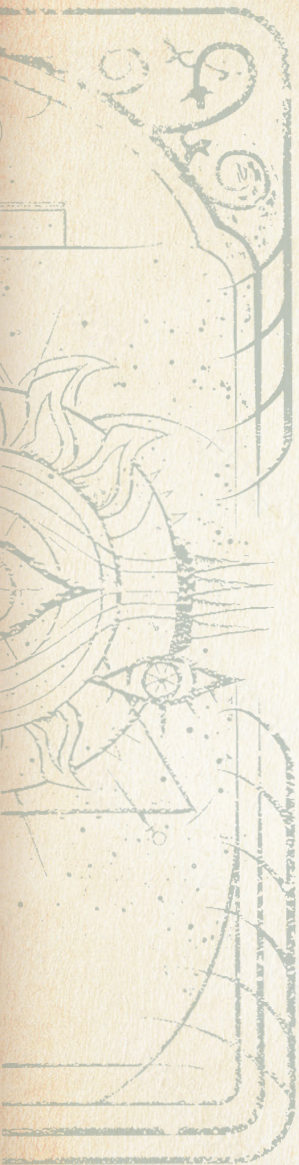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像是他從未見過我這樣的生物。「你是個和田祁，對吧？給我藥水的人說，喝下它就能召喚出和田祁…」

「藥水的效果是反向的。」我溫和地解釋。「它把你帶到了我面前。」我們談話時，他身上一直有某種莫名的熟悉感，雖然我們從未見過面。畢竟我也走遍了聖休亞瑞的每個角落，算是閱歷豐富。我敢說自己見過的部族和氏族數量沒人比得上，也許只在眾神之下。這種似曾相識的奇怪感覺是不會讓我分神的。

「我叫特潔爾。來桌子這坐吧。」在我的意志下，一張巨大的木桌在我們之間凝聚成形。桌上鋪著垂到地面的老舊紅色桌布，有些地方已經有磨損的痕跡。桌上放著幾個用來固定桌布的物品，有一個儀式用的顱骨、幾枚幸運幣，還有一把占卜用的小刀。

他摸摸桌布，像是在說服自己桌子是真的，然後勉強走到我面前的座位前並坐下。

「歷史的瑰寶，現於眼前！」我伸出手的同時，一副卡牌憑空出現。卡牌在我的掌上躍動著，自己開始洗牌。我雙臂一張，卡牌飛舞，在空中展開成圓。那訪客目瞪口呆，這也是理所應該：每張



卡牌都像是活了過來，擁有自己的生命一樣。這是因為每張牌都是通往一段歷史的傳送入口。我雙手靠攏，卡牌也跟著我的動作移動，一張一張歸位，直到重新變成一副牌為止，等待著時機來到。

每張牌的牌面都有一個圖案，通常是某個人，但有時會是某件物品。那個人或物品會在我的肩膀後方出現，發著微弱的光，像是從其他位面逃脫的靈體一樣。

「或許你會喜歡這件藏品？」我讓卡牌懸浮在迦藍視線高度的位置，讓他可以先看清圖案，再翻到背面閱讀關於人物或文物的故事。這些文字細小又龐雜，宛如一條蜿蜒的河流，需要放大鏡才能閱讀。接著我再次翻轉卡牌，陌生人驚嚇地向後一跳，因為原本的圖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文字、一幅圖畫以及更多細節。像是一個家徽，或是某個可怕傷口的疤痕形狀。就這樣，我不斷翻轉著卡牌。卡面展示的內容不斷改變，關於物品和其擁有者的敘述不斷延續著，小小卡牌的兩個面竟容納了一整本書的內容。這些卡牌上記載的故事，我早已熟記於心。在我看來，每個和田祁所掌握的無窮智慧，才是我們真實擁有的魔法。我們在世界之下建立了新世界。

那陌生人試圖讓翻轉的卡牌停下來，但卡牌從他手中溜走了。「你在玩什麼把戲？你到底想表達什麼？」

我無視他的疑問。他會冷靜下來的。每個訪客剛來到這裡時都會緊張。他們很快就會想起自己的來意，開始專注在文物上。那些文物就是一開始把他們帶來此地的契機。

「仔細看好。」我一揮手便回到了一開始的

地方，也就是那張畫工精巧的插圖，畫的是一張體型龐大的老鼠顱骨。覆蓋其上的毛皮和血肉都已被仔細去除，骨頭也清理的十分乾淨。為了保存顱骨所採取的處理方式有某種美感，而這幅藝術品完美地抓到了那種感覺。包括在骨頭上小心塗上的一層亮光漆，其柔和的虹彩光澤的骨質的白色十分相襯。

那顱骨從我身後的黑暗悄然出現，在我肩膀上飄浮著。

「這是維盧姆的盔甲的其中一部分，他是衛斯馬屈領主之子，也是一名德魯伊。」「你聽過他的名號嗎？沒有？他深受城市下水道、地窖和陵墓中那些污穢生物所愛戴，但人類卻不怎麼喜歡他。」我並不認為眼前這個打扮整齊的陌生人是為了這件來自衛斯馬屈的可怕物品而來，我只是想藉此探探他的底細。我把一隻手指放在圖案上。

「顱骨的主人是隻叫做『柏拉圖』的聰明老鼠，也是他最親近的手下之一，但最後在瘟疫爆發時，被受命撲殺鼠類的衛兵給殺死了。柏拉圖的主人捨不得跟牠分別，便留下牠的骨骸做為外衣的飾品。鼠王的外表十分駭人。他全身掛滿死去鼠類戰友的骨骸，以及牠們的毛皮、牙齒和尾巴。每次有人命喪他手時，他總不忘留下一個老鼠頭骨做為標誌，讓敵人知道這是他的傑作。但他就是無法狠心丟下柏拉圖的頭骨。」

陌生人皺眉。這畫面挺嚇人的，但我不覺得這能使他動搖。這男人不是會被死亡的景象嚇到的那種人。

「你對他的故事很了解呀。好像是你親眼見到的一樣。」

「我確實是親眼見證這一切。」我細細研究他的表情，希望能找出一絲線索，找出他真正渴望的事物。可惜他像個演員一樣，把他不想讓我知道的訊息藏得很好。「這就是和田祁扮演的角色：我們在時間與空間之中往返，把偉大戰役與榮耀的時刻記錄下來。我們是歷史學家，忠實的把這些時刻完整保留下來，不讓它們在時間的長河中被遺忘。」

我的目光最後一次落在那隻老鼠上了漆的顱骨上。「沒有興趣嗎？」我把卡牌隨手一拋。「或許你會更喜歡這個？」老鼠頭骨慢慢消失在黑暗中，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表面充滿使用痕跡的巨大頭盔。

陌生人注意到磨損痕跡之間透出的微弱金光，好奇地向前一步。這個頭盔來自一個叫做「聖人之喚」的小鎮，曾是鎮上撒卡蘭

姆教堂所使用的巨大鐵鐘。

「這頂頭盔屬於一個叫做克拉夫奧那的野蠻人，他有個外號叫做『純金者』。他決心到每座以撒卡蘭姆信仰之名建立的教堂，把那裡的鐵鐘通通搶來並剪裁、捶打一番，只為打造一套燙金鎧甲。有人可能會說這是褻瀆眾神的行為，但克拉夫奧那早已不再相信教會。復仇成了他的唯一信仰。此外…」儘管經過重鑄和切削後，鐘已經成了一個眼窩處鏤空、長出森森白牙的面具，其上的燙金紋路仍保留了下來。「黃金賦予了這件駭人物品某種美感…他利用敵人所崇拜的東西，塑造這使人恐懼的面貌，藉此嘲弄他的敵人。他迫使敵人直視審判的面容。」

迦藍研究著圖案，同時舔了舔嘴唇。不出我所料，他果然喜歡金子。是個追求財富的男人。也許還是個守財奴呢。他是為了克拉夫奧那留下的珍貴裝備而來的嗎？是這個可怕的野蠻人對他有某種個人意義？還是單純只是無法抗拒這麼多的黃金呢？

他從桌子的另一邊起身，慢慢走近它。頭盔就在他差一點就能碰到的地方，在霧氣中沉重地搖擺著。

此時我才意識到，迦藍不是想碰觸那頭盔，他是想看清它後面的景象。他一直都很清醒，也從沒放棄過找到出口的想法。他想看看我還有哪些寶藏。

最後，他只能不情願地坐回桌邊。我把卡牌隨手一拋。我後面的區域再次變成一片漆黑，沒有任何能吸引他注意力的東西了。只剩下我跟他兩人。

我決定直接開口問他。「你在找什麼，陌生人？」

他顯得緊張而不自在，也許是固執吧。這是他第二次不回答問題了。他反問道：「所有的和田祁都像你這樣嗎？」

「你是在問我們是否有血緣關係嗎？不，我想我們比較像是牧師吧。我們的成員來自各個氏族、不同職業和種族。我們被選中是因為有某種特質，或是說某種特定的性格。」

他朝房間四周樸素的牆瞥了一眼。「我想，如果你不喜歡獨處，應該受不了吧？你必須自己一個人待在這房間，對不對？想必很孤單呢。」

我的背脊發涼，像有隻冰冷的手指緩緩划過。我該擔心嗎？他是不是在刺探我的弱點？

他淺笑，像匹不懷好意的狼。「對喜歡人群的人來說，顯然難以適應這樣的生活。」

當我還是個孩子時，大家都說我跟別人在一起時總是特別開心。我父親有次還說，我是天生的領導者。他那時以為我未來會跟母親一樣，成為氏族的領袖。

他想像的未來從沒發生，而我也早就不是當年那個小女孩了。雖然最近我常想起那女孩，回憶起曾經的自己。

「這種孤獨的生活似乎很適合你。」他說，幾乎有些得意。這男人好像對自己的見解很有自信。「是嗎？棲在這暗影之中，你快樂嗎？」

我洗著牌。手上的牌讓我安心了些。這些都是他人的故事。雖然這些故事與我無關，但嚴格來說，也不算毫無相關，畢竟它們是我花了數千年的時間收集而來的。這些故事是我的一切。它們是我的孩子，也是我的家人。「這是必要做的事，跟我的個人感受無關。我們在時間的長河中找尋不該消失的時刻，並把這些珍貴的瞬間保存下來。」

「我明白你們不能插手。」

「沒錯。我們的唯一任務，就是記錄彼時彼刻。我們不能改變歷史，即使是個人的生命軌跡也不行。」

他傾身，靠近我的臉龐。我能聞到他銀髮上的髮油氣味，還有他衣服上木頭燃燒的氣味。「但我聽說，有個和田祁在某次事件逾越了記錄者的職責。那個和田祁出手干預了歷史。」

我保持冷靜、不動聲色，努力讓呼吸和緩、眼神鎮定。他不可能知道這件事。他只是想套我的話而已。這就是他的來意。

我冷笑。「人們總是希望和田祁違背誓言，因為這樣可以讓我們更像人類，更能被理解。不過，這不是事實。我們是不會這樣做的。」

他點頭。但他打算繼續追問。「要一直看著好人落難被殺，自己卻無能為力，想必很不容易吧？特潔爾。」

這就是他來找我的原因嗎？我目睹了某個對他意義重大的可怕屠殺現場？他是為了寶物以外的東西來的嗎？但我猜不透那會是什麼東西。

「成為重大時刻的一部分是瀆職的行為。和田祁的任務，是確



他在尋找某個特定的東西。

保留下紀錄。唯有與他人分享，紀錄才有意義。這就是和田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們讓追憶成為可能，不論善惡。」

他對我投以犀利的目光。我能看出他想得到答案的決心。這些閃爍其詞和半真半假的言論使他失去耐心。「但你一定有過想做些什麼的時候，對吧？像是良家婦女受辱，或是無辜的人慘遭殺害的時候？你一定看過不公平、不正義到了極點的場景，就連袖手旁觀都感覺自己天理不容的時刻。」

他步步進逼，而他來訪此地的目的越來越明確。他是來討回公道的嗎？難道他蠢到以為我有權為他伸張正義？

還是我就是他的仇人？

「你對『天理』的理解太膚淺了，朋友。」我只能這樣說。

他再次起身，從桌邊進入了我身後的黑暗中。他想仔細看看我的收藏，而這次我沒讓暗影擋住他，刻意讓他靠近一點。他走到層架前，目光快速掃過每件藏品。這些藏品看似驚人，不過其實我大部分的收藏都在卡牌之中。我留在身邊的這些實體物品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最難以取得的。

但這些物品激發了我的想像力，或者說是同情心。

他走過每件展品，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他的步伐緩慢，在仔細研究完前一件物品之後才會前往下一件，有如學者一般全神貫注。但我不禁會想，這都是演出來的。他在尋找某個特定的東西。

他直接走過了我個人收藏之一，一塊紅色的碎布。他沒有理由停下，對吧？那塊破舊的布料磨損的很厲害，很容易被誤認成一塊抹布。他沒發現在布料角落，有個已經褪色、只剩部份的徽記。一條描繪龍的下顎的線，還有一條新月的弧線。

他在某個物品前停下腳步。那是我的收藏中外觀最普通、最難以理解其中奧妙的一件。它只是個一般由小女孩年輕女子配戴的戒指。戒指沒有使用珍貴的金屬製作，也沒有任何珠寶裝飾。它只是由簡單的合金打造而成。戒指上有根長長的尖刺，大約是成年男子的手掌長度。雖然這是一個飾品，但這根尖刺不只是裝飾而已，是有其用途的。

「這東西挺有趣。」他邊說邊湊近，想看清楚一點。「我從沒看過這樣的東西。」

「它的歷史非常悠久。」我決定測試他一下。為了看清楚他，我掀起面紗。「它來自一個已經凋亡許久的氏族——德祭。你聽過這個氏族嗎？」

他摸摸下巴。「如果我說有聽過，你會覺得意外嗎？」

這是不可能的。

這男人是什麼人？

他把手停在戒指上方，並對我投以懇求的眼神。「我可以嗎？」

我點頭，好奇著他的真實身份是否終於要揭曉。

他充滿敬意地拿起那文物，從各個角度仔細檢視著它。「這是什麼？」

「你覺得呢？」

他的手指沿著尖刺的長端滑過。「也許這是一種在近距離戰鬥中使用的武器，像窄刃匕首一樣？你可以用這端刺入攻擊者的脖子…或從眼窩插入，刺穿大腦。」

從一個人的選擇，能看出他本性。「你的想像似乎充滿暴力。」我告訴他。我朝他手上的物品點頭。「它看起來像是戒指，也真的就是枚戒指。」

他對那件收藏皺眉，然後把它放回架上。「那這根長長的尖刺是做什麼的？一般人應該不會戴著這種造型的飾品吧…」

「它對德祭來說，有著另一種功用。這群人的魔法力量，源於每個氏族成員。只有他們聚在一起時，魔力才會湧現，而戒指上的尖針跟避雷針的用途類似，是引出氏族力量的工具。」

他訝異地揚起眉毛。

「那真的是難得一見的奇景，至少我是這麼聽說的。在鼎盛時期，他們的勢力非常強大。但現在，一切都已不復存在。不論是偉人、小人物、強者、弱者，最後都將消逝在時間的長河之中，而這正是最好的證明。」

他現在似乎更明白那枚戒指的價值了。「一支對魔法本質及其力量有獨特認知的氏族…可惜現在已經找不到德祭了。」

「是啊。」我答道，用盡全力不露出破綻。「他們已經絕跡了。」

有一個活了下來。



我還記得第一次見到巴達爾的時候。當時我剛完成了成年禮。身為一名德祭，這意味著我已經是成年人了。但從其他任何角度來看，我都還不是成年人。那時我那修長而結實的雙腿才剛開始發育，那是我們一族的特徵。我也才剛開始擁有在晚上看清物體的能力，那可是夜間狩獵的必備技能（在我們的家園太陽太過毒辣，狩獵一般而言都在夜晚進行，以避免中暑的危險）。

那時我跟族人待在家裡。所有的德祭都視彼此為家人。女人是我的姊妹、姑姨或表親，而男人則是我的兄弟和叔伯。我的母親是氏族的女族長，那時是她每天固定和長老商討要務的時間。幾個年紀比較大的孩子在準備晚餐，其他年紀輕的小孩在玩一種把乾燥皮革切成細條的遊戲然後編織成皮繩和網子，這是他們為族人貢獻力量的方式。所有人都在忙，但我不一樣。

我任性地躲在一個露台，偷偷看著大家。當時我害怕的不是即將展開的新生活，而是這樣的生活就要結束，我再也不能想做什麼就說什麼了。其他人會為我選定要扮演的角色，在那之後，我的人生軌跡便不會再有任何變化。我知道那角色會是什麼：族人期盼我成為氏族的領袖，像我母親一樣。那時我還不確定這是不是我想要的…坦白說，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那個能耐。我還沒經過考驗。其他人也會在同齡人之間為我找一個合適的伴侶。再過幾年，我就會結婚。無論我意願如何，很快一切就要改變。

唯一一件不會變的事情，大概就是我們家族的靈性儀式了。這是氏族中的所有人都得參加的活動。那是唯一一件我還能參與的事情，因為德祭的魔法力量是所有成員平均共享的。雖然它本質上屬於個體，但有趣的地方——或說是獨特的地方——在於，這個儀式的目的，是使儀式本身成為一個共同的體驗。同一時間有越多族人進行儀式，魔法的力量就會越強。這也意味著，氏族鼓勵每個家族成員多多學習魔法。

現在你應該能理解為什麼其他氏族會對我們抱持疑慮了。有些人甚至非常怕我們。有天夜晚，我偷聽到我父親和其他叔伯的談

話，他們圍著篝火聊天，討論著敵對氏族對我們的嫉妒之情。他們羨慕我們的和平、團結，以及我們能轉化物質的魔法。其他氏族常因嫉妒和貪婪而分崩離析，為了追逐個人的成就，或為了填補心中填不滿的空洞。德祭跟他們不同。那時我認為只要我們團結一心，就能高枕無憂。我們十分強大。

當我聽見騷動時，我正躲在露台的一塊防曬帆布底下。那聲音來自庭院，是從養著牲畜的獸欄那邊傳來的。聽起來像是有族人起了衝突，但這顯然不太可能。他們是在趕牲畜，確保牠們在一天之中最炎熱的時間能待在遮蔽處。要在大草原上找到樹蔭並不容易，而且毒辣的太陽只需要幾個小時就能讓駱駝或公牛曬到脫水。若非必要，沒人會想在炎熱的正午時分待在外頭。人們可能會變得暴躁，但通常都願意齊心協力快速地把工作完成。

就是那時，爆炸的閃光和雷鳴般的巨響

緊接而來。從陽台望去，我看到許多穿著陌生長袍、身穿色彩斑斕的外套，手中高舉法杖的男人從穀倉周圍出現，他們的臉都戴著紅色頭巾。建築物上方升起黑色的濃煙，傳來破壞和毀滅的氣味。更多的爆炸聲和閃光出現，硫磺、地獄火和其他不可能在此出現的不祥氣味變得更濃烈。年輕的族人四處奔跑、喊叫著。爆炸聲在他們背後響起，到處都是人們的慘叫。

這些人是我的兄弟、姐妹、姑姨、叔伯和表親呀。連我的父親也在其中。

廚房裡的人聽到了爆炸聲迅速陷入了恐慌。但我的母親，我那沉著、機智，天生就是領導者的母親，很快便開始把族人組織起來。她知道，在外的親人沒有帶武器出門。沒有人會在中午去照顧牲畜時帶著武器出門的，畢竟我們居住的河谷沒有掠食者。

我們從沒想過，掠食者會來自外部。我們也沒想過，嫉妒和恐懼能驅使一個人——或另一個氏族——做出這樣讓人髮指的行為。

為什麼我的母親沒有召集族人使用魔法禦敵呢？這是個很好的問題。答案是：她沒戴戒指。我們的戒指都不在身上。安心待在家時，沒人隨身攜帶武器的。就像你不會在享用晚餐時帶著十字弓，也不會在上床睡覺時帶著毒藥瓶一樣。

我母親打算衝去拿戒指，也催促著其他人趕快去拿自己的戒指。他們才走沒幾步，正門就被猛然撞開。

那些穿著五顏六色外套的男人闖了進來，並朝我的家人們舉起法杖。我以為他們會要族人跪下或靠牆站著。我以為他們是為年輕女子而來的。那時搶新娘的行為不算少見，只不過通常是一個男人單獨行動，或再帶一兩個朋友壯膽。我從沒聽過有人會為搶新娘搬出這樣的大陣仗。

但他們隨後舉起了法杖。

目睹這樣血腥暴力的場面，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嚇得退縮，急忙躲到防曬帆布更裡面的地方。下個想法是，我想衝出去救他們。但我心裡其實明白，我什麼也做不了。我應該繼續躲在露台，祈禱自己被誤認成一堆髒衣服。但我知道，我不能繼續躲下去。我寧可跟我的家人一起死去，也不願因自己的懦弱孤獨度過餘生。

我掀開帆布，開始全力衝刺。我跑下樓梯、奮力大吼，朝其中一個襲擊者撲去，那是一個跟我年紀差不多的年輕男人。他吃了一驚，畢竟他們的計畫進行的如此順利。我的家人絕對不會想到，自己竟然會在族人共享的家園遭受攻擊。這就是我們沒有設下防護力場的原因。我們長期以來缺乏危機意識。

他看到我時，差點向後跌倒。就在那時，我看見他手裡拿著法杖。他也是法師，不過從年紀來看，也許是一名見習法師。他舉起法杖指著我，專注複誦著某些我聽不懂的咒語。

雖然那已經是幾百年前的事，但我還記得痛楚襲捲全身的感受。感覺就像是身體每一寸肌膚被火焰燒灼著，除了疼痛之外我感覺不到任何東西，所有的尖叫、哀號聲以及鮮血的氣味都消失了。整個世界只剩下我，和在我體內肆虐的火焰。

我睜開眼睛，發現自己躺在地板上，感覺好像飄在半空中。我四周的大屠殺持續進行著，但我聽不見，也感覺不到任何東西。我無法動彈。現在我才知道，那是過度驚嚇的緣故。傷害我的男孩俯身查看著我，想知道我是否即將死去。

我與他的決鬥就這樣結束了。我沒辦法幫助任何人，我連自己都拯救不了。

那時候，我看到了在男孩右肩後面的巴達爾。他是刻意讓我看見他的，而也只有我能看見他。若非他眼中深刻的憐憫之情，我本該感到害怕，誤把他當成是惡魔或鬼魂。現在我還清楚記得那天他的模樣。他頂著一顆光頭，皮膚蒼白到有些發青。他穿著一件能

碰到腳踝的黑色長外套。他有著一雙黑色眼睛，如針尖般大小的眼眸。還有那藏著深邃悲傷的眼神。

裝死吧。雖然他的嘴唇沒動，他的話音卻在我腦海中響起。只要裝死，他就不會再傷害你，也會相信你是真的死了。我會讓他這樣想的。

我照他的指示做了。

我最後見到的景象，是我母親死去的樣子。她掙扎地爬向我最小的妹妹，想用自己的身體保護她。對付她倆的男人並沒有因此心軟，他先拿刀刺入母親的胸膛，接著割開了我妹妹的喉嚨。我專心看著他那殘忍的眼神。千年以來我看過的所有殺人犯，都有跟他一樣的眼神。

我裝死了好幾個小時。攻擊我家人的入侵者在這經歷屠殺的屋子各處慶祝勝利，而我依然躺著一動也不動。他們用穿著靴子的腳踢屍體，確認所有人都真的死了。他們用手指碰觸我妹妹的傷口，然後把血污抹在最年輕成員的前額上，紀念首次殺敵。

在他們離開後，巴達爾讓血肉凝聚成形，出現在我面前。他把我扛到屋子的另一個角落，為我的傷口塗上療傷藥膏，再用襲擊者紅色頭巾的一塊布料為我包紮。

「你是誰？」我恢復說話能力後，開口問道。

他的嗓音很柔和，動作也非常溫柔。「我是奉命來這裡記錄今天所發生的事件的人。」

「這場大屠殺。」雖然當時年紀還小，但我已經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沒錯，這場大屠殺。」

「他們不是劫匪，也不是來搶劫的。他們是法師。」我有股衝動，想把這件事說出來。這是事實，必須說明白。

「你必須忘記那部份——」

「忘記？」我突然一陣哽咽。「我怎麼有辦法忘記？」

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而他碰到我的瞬間，我體內好像有某種東西鬆動了。我感覺自己又飄在空中，溫柔地從原本排山倒海而來的恐懼抽離。「一切都會水落石出…但時機未到。現在我要帶你離開這裡，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你願意讓我幫你嗎？」

我不情願地點點頭。

他低頭，「也許你會對我在這樣…的事情發生時袖手旁觀感到

不齒。」我們腦中同時出現三十碼外那些屍體逐漸冰冷的畫面。「但我無權干涉，這也不是我該扮演的角色。我是個和田祁，即使是在氏族覆滅的情況下，出手干預也是被嚴禁的行為。很遺憾地，這樣的事件在宇宙的歷史中並不罕見。我去那裡只是為了履行職責，也就是記錄事件，並見證這一切。」

在他綁緊繃帶時，我碰了他的手。「但你還是出手干預了。」

他微笑。「我看到你撲向攻擊者的時候，那瞬間我明白了，我當時見證的不是命運。那不是宿命。在那個瞬間，時間出現了兩種可能性，像是時間的軌跡遇到了岔路。如果你活下來，你會有相當了不起的成就。」我不是在往自己臉上貼金，這是巴達爾當時預見的未來。不過我是很後來才知道巴達爾是個能力強大的預視者的。

他無法忽視那感覺，他知道他必須拯救我。

「除非你成為和田祁，否則我沒有權力拯救你。這是唯一能採取行動的例外：找到適合加入我們的合適人選時，我們可以出手干預。」他看向我時，眼裡帶著笑意。「你絕對會是個出色的人選。」

而且對你而言，這是最安全的做法。你大部分時間都會是隱形的。除非你願意被人看見，否則沒人看得見你。考慮到你家人的遭遇，我想你應該也會同意，現在不能讓任何人見到你。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你的氏族有人倖存。在你找出幕後主使、弄清對方為什麼要殺死你的家人之前，你必須保持低調。」

「但既然你有看清一切事物的能力，你一定也知道那些人的身分，還有他們動手的原因吧？」我告訴他。

巴達爾轉過身去。「身為和田祁，擁有這些知識是一種詛咒。恪守信條的生活方式並不容易，特潔爾。你將知曉所有事物的細節…並見證一切讓人心碎的時刻和令人髮指的罪行。宇宙的運作有其規律，而良善並不是其中之一。對宇宙而言，苦難是沒有意義的，而你必須堅持見證這一切。你必須遵守信條，決不能出手干預。這項規則是有理由的。」

「你是怎麼承受這一切的？」我問。後來我跟巴達爾相處了很長一段時間，也慢慢了解他的本性，知道他是個正直、善良的人。但在那天，我一度以為他是個邪惡的壞蛋。

「你得學會接受，有些事情是你無法控制的。如果你對使命的重要性有信心，就會理解這是必要之惡。不是每個人都能當救美的

英雄。不過，要是沒有和田祁、沒有了負責記錄的書記員，人類史上許多的英勇事蹟便不會有完整的紀錄。那樣的話，這些英勇舉動就像是從未發生過一樣。」

但在巴達爾違背誓言拯救我的那一天，他大膽當了一回英雄。

我聽了巴達爾的建議，接受了他的提議，並為和田祁效力。我一開始會同意，是為了解決我當時面臨的困境。此外，我也覺得自己欠巴達爾一份人情，畢竟他救了我一命。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我才真正理解這份職責的意義、真正接受…這樣的責任，並將其視為自身的使命。

儘管如此，這樣的限制有時仍讓我感到困擾。在兜帽與墨水的表面下，我還是一個人。我還保有良知，也能感受情緒。



迦藍讓我感到緊張。我有很長、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過這種感覺了，畢竟我是受到保護的。

我往後一坐。「我知道你是為了尋找某個東西而來的。別再浪費時間了，直接跟我說你在找什麼吧。」

我以為他會被我的言詞激怒。也許我誤會他了。也許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什麼。有些人慣於隱藏自己最深層的欲望，就連他們自己都無法覺察。有時人們只是太害羞，不敢直接開口要。

但這時我順著他的目光，完全明白了他在尋找什麼。

他正盯著我胸部之間的地方看，

不過這跟情慾完全無關。我胸部之間有個用皮繩繫著、像是吊飾的文物，一個看似沉重、形狀特別的鐵製物品——

那是一把鑰匙。這把鑰匙看起來就跟那種用來打開某間旅店簡陋房門的鑰匙沒什麼不同。事實上，它是如此的常見，那陌生人完全沒有盯著它看的理由。

除非，迦藍知道這是什麼鑰匙…除非他知道這把鑰匙能打開哪一扇門。

我賭他一定知道。

他才不是為了戒指而來的，那只是一場測試。戒指的事情證明了我對德祭一族有著非常深入的了解。沒錯，他就是為了鑰匙而來



迦藍對鑰匙的執著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他是被派來殺我的。

的。

這把鑰匙能打開我的密庫，密庫裡藏著我最重要的祕密。一個來自哈維薩的女巫為我施展咒語，把密庫藏了起來。那時我跟女巫起了爭執，我認為我的祕密應該由我來隱藏，但她很堅持由第二人來執行會比較安全。如果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那祕密藏在哪，在受到折磨和刑求時，我也說不出它藏在哪，對吧？

最後折衷的辦法，是讓那女巫把鑰匙交給我保管。現在任何想至我於死地的人都必須做到兩件事：第一，找出祕密護符的藏匿地點；第二，從我這裡把鑰匙搶走。不過，不一定要照這個順序就是了。

那時我覺得這是一個滴水不漏的計畫，這計畫也讓我幾個世紀的時間裡維持著不死之身。

施咒時我還太年輕、閱歷也不足，竟沒有考慮到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女巫是可以被收買的，而也顯然是被收買了。這種情況是如此常見，已經到了嚇人的地步。

迦藍對鑰匙的執著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他是被派來殺我的。

望著他那雙藍色的眼睛，我豁然開朗。我見過像他這樣的人。他是名刺客，一個收錢辦事的殺手。那屬於殺手的眼神讓我明白了他的真實身分。有人注意到了我的收藏中有德祭的戒指，推論出在悲劇發生的那天，有德祭族人倖存了下來，那人利用了某種獨特而無法預料的方式逃走了。

但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會有人願意花錢僱刺客，跑遍整個宇宙來找出我的下落？這種等級的刺客可不便宜。我可以想到幾個人想殺我的原因。也許我在某人的愛人死去時袖手旁觀，例如對方的父母，或尚在襁褓中的女兒。

不過他們應該不會把我當作親人逝世的兇手。因為當和田祁在記錄時，沒有人能看見我們。

不對，這應該是在我加入和田祁之前結下的恩怨。

也就是說，這應該跟德祭的屠殺事件有關。

我一直不知道攻擊我的家人的幕後主使是誰。巴達爾要我放下過往，別讓這樣的傷痛繼續留在我的意識之中。他警告我要是不放手，我就沒辦法從過去走出來。他也明白這是個強人所難的要求，但能做到這一點的話，我就能證明自己的自制力和紀律性足以承擔和田祁的職責，甚至是成為和田祁中最傑出一個。

雖然很艱難，但我還是關上了那扇門，對那段往事不再好奇。畢竟滿足我的好奇心不能讓我的親人復活，也無法改變我孤身一人的處境。

就連幾百年後的現在，當初讓我的家人招來殺身之禍的恩怨竟到現在還沒結束。只要還有德祭倖存，這場恩怨就不會結束。

也許他們是要殺人滅口、消滅所有見證者，這樣就沒人能作證。

或許他們派迦藍來殺我，是為了讓我家人遭遇的那場屠殺留在過去？有人——可能是某個氏族或家族——想確保他們的罪孽永不見天日？我父親曾跟幾個勢力龐大的氏族起過爭執，他們全都有嫌疑。可能是對我們所掌握的技藝或能將金屬變成黃金等特殊能力感到嫉妒或貪婪，有了想將其據為己有的念頭。

這些想法不停湧入我的腦海，可能是我一直壓抑這段記憶，卻沒真的忘記過這些念頭。巴達爾早就說過我必須躲起來，因為有人可能會來找我麻煩。成為和田祁可以讓我安全地隱藏自己。

他那時說的話一點也沒錯，不過我對文物的迷戀似乎成了我的致命傷。

此外，和田祁還有一個弱點：我們獨來獨往，慣於獨居生活。

獨居生活意味著，沒人能聽見你死亡前的慘叫。



迦藍注意到了我看他的眼神，也知道我看出了他的目的。

我盤算著下一步，各種選擇在我腦海中閃過。我可以奮力一戰。這裡是我家，我有優勢。他不知道會不會有其他訪客，或哪個顧客從一團霧氣中突然出現。他也不知道有沒有某種致命的文物掛在牆上，或我能否瞬間召來某種武器。

不論他知道多少關於我的事情，他的所知一定有限。

但我也不打算欺騙自己，他畢竟是個受人僱用的殺手。

他注意到我少了一截的手指，也得出正確的結論：我有咒語賦予的不死之軀。

他的手指都完好無缺，所以除非他受到了其他咒語或護身符的保護，他仍是凡人之軀。儘管如此，我還是必須離他夠近才能殺死他，而這似乎不太可能辦到。

我有的選擇似乎都不理想。最有可能的結果是，他把我當俘虜抓起來，等到他有辦法解除咒語為止。那時，他就會殺掉我。如果咒語被解除，我有可能會直接化作一堆塵埃、回歸自然狀態，臣服於時間的規律。

現在我才明白從這男人在我的會客室裡凝聚成形開始，心中那種奇妙的感覺從何而來：迦藍的來意不善，這場會面可能會是接連厄運的開端。我的心臟加速，汗水從我的上唇滲出，雖然我知道自己還不一定會死。

緊接著，一股冷靜、抽離的感受，像是海浪一樣襲捲全身。這是和田祁所擁有的特殊能力，能用不帶批判的角度、不急於解決某事的心情，純粹地觀察一件事。我清晰地了解到，此刻是當年我的家人被殺、巴達爾決定出手干預那一刻的延伸。總有一天，這個循環會把我推到與當年相同的處境上。那天的種種事件，總有一天會讓我死去，或使我獲得為家人復仇的能力。

但是復仇對和田祁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我曾經是一名德祭，但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現在，我是一個和田祁。

當下，時間就像靜止了一樣。迦藍繼續觀察著我，想知道我在盤算什麼。我正在仔細思量我的下一步，因為這次我只有一次機會。

我可以殺了他，腦海中強烈的求生欲不斷催促著我。這股感受相當陌生，因為我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這種感覺了。我過去一直處在保護之下，從沒必要採取這種手段。但這次不一樣。如果我殺了這男人，往後一輩子都能高枕無憂。至少，在下個刺客找到我之前都不必擔心。

我能想像自己殺死這男人的景象。我可以撲向他並把他推到牆上。牆上擺放的展示品中有一把匕首，那曾是一名叛變的死靈法

師的武器。雖然那柄骨製匕首可能不夠鋒利，但只要全力一擊，要插進一個成年男性的肋骨間還是沒問題的。那陌生人沒有把長劍，但身上也可能藏著其他武器。儘管如此，我相信出其不意能讓我佔上風，加上在保護咒語的影響下他沒辦法迅速拔劍，我可以趁他慌張摸索著劍鞘時給他致命一擊。

血流在我耳中嗡嗡作響。我能殺了他，但這會不會違反誓言？他的死亡有可能會改變時間的走向。

我還來不及解答這個問題，決定就已經不在我手中了。

他的身手之快，超乎我的想像。我連眨眼都來不及，他已經越過桌子、跳到我身上，動作有如叢林貓一般靈巧。我們翻滾著摔倒在地，他的重量壓得我動彈不得。雖然他身形瘦削，重量卻十分驚人，顯然全身只有肌肉和骨頭。

我試圖抓住他的手，不讓他去拿劍或藏在身上的匕首。儘管他沒辦法直接殺死我，但他可以弄傷我，讓我失去自衛能力。我不想被綁住手腳、塞住嘴巴。

我可以跟他拼蠻力，但一段時間後我就會因為疲乏而落下風。他一定能撐的比我久，我看得出他有多壯。我一開始低估了他，也太相信保護咒語的作用了。

他抓住我的上裝，搖晃我的身體。每次拉扯，緊繃的綁帶都會勒住我的肋骨和脊椎。我的肺部吸不到任何氧氣，很快失去了反抗的力量。我拼命跟他的雙手搏鬥，試圖脫離他的掌控，但是並沒有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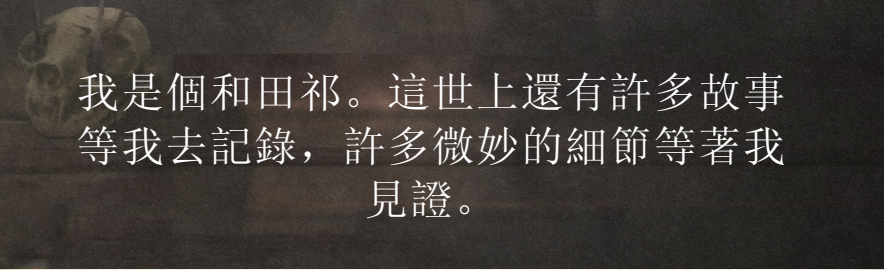
他盯著那把鑰匙，那炙熱的目光是如此執著，像是能使我的血肉起火燃燒。

這時我才突然想起並回過神來：讓他把鑰匙拿走吧。

我鬆開握住他手腕的雙手，任他掙脫。他大概以為我弄錯了，或是已經沒有力氣。他抓住鑰匙用力一拽，皮繩應聲被扯斷。

我用最後的一點力氣施展咒語，讓自己遠離他的攻擊範圍。雖然咒語只把我移動到離他幾呎遠的地方，但同時也把我放在防護力場內。這層防護無法維持太久，我也只能祈禱它能起到嚇阻他的作用。

他從地上踉蹌起身，顯得困惑不已。然後他盯著手裡的鑰匙，似乎對自己的好運感到難以置信。接著，他抬頭看向我。我在迷霧



我是個和田祁。這世上還有許多故事 等我去記錄，許多微妙的細節等著我 見證。

的另一頭，一個他能清楚看見的地方，刻意在地上縮成一團顯得無助的樣子。

我得讓他相信我不成威脅才行。

他撇嘴露出輕蔑的樣子，然後把鑰匙隨手塞進外套。我很肯定，如果情況允許，他一定會把我也抓走，因為這是最保險的做法。但現在我躲在防護罩後面，他沒辦法動我一根寒毛，而且現在帶我走並非必要。如果咒語失效，我很可能會立刻丟掉小命，或讓他有機會回來找我、把任務完成。此時此刻他會願意冒險，除了因為這樣比較輕鬆，也是因為他想趕快交差了事，把這個任務拋諸腦後。

他在一團霧氣之中消失了。

我鬆了一口氣。

那鑰匙是一個陷阱。他不知情，而這就是我剛剛才想起來的事。我在上面施了咒語，任何想使用它的人都會灰飛煙滅。這是很冒險的舉動…這樣做的代價，是承受永生的詛咒。我不是因為想長生不死才這樣做的，事實上，我很害怕它。我曾跟一個做了同樣事情的秘術師談過話，他對此後悔不已，而他蒼老畏縮的身軀與其說是人，更像隻烏龜。

他跟我一樣，在這宇宙中孑然一身，所有他認識的人都已經死去。

但我跟那秘術師不一樣，因為我有活下去的理由。我是個和田祁。這世上還有許多故事等我去記錄，許多微妙的細節等著我見證。

我從地上起身，動一動疼痛的關節，把上裝的綁帶重新調整好。心中那股想追上迦藍的衝動十分強烈，但那樣做是沒有意義的。我不必這樣做。只要他企圖使用鑰匙，咒語就會摧毀他，到時便能把鑰匙拿回來了。我沒事…但這讓人覺得很不真實，尤其是剛剛我才在跟那人搏鬥，差點被殺。我花了很長時間才讓呼吸重新平

緩下來，讓我的思緒不再飛速運轉，慢慢開始審視目前已知的事實。

有某個人，跟我那段遙遠的德祭族過往有關的人，想殺我。這次他們沒有得手，但他們會就此放棄嗎？我走向層架，拿起巴達爾在數百年前留給我的那塊碎布。他早有先見之明。這就是找到他們的辦法，而它一直都在我觸手可及的地方。是我自己決定不去找他們的。如果情況有所改變，我想…至少我很擅長觀察。和田祁都是間諜，而且是宇宙中最難以捉摸的間諜。既然我處在危險之中，我將對敵人展開監視。

空氣開始閃閃發光，又有訪客來了。

我匆忙把東倒西歪的傢俱歸位，讓房間恢復原本讓人安心的樣子。不過強迫自己靜下心來，是最難的部份。

霧氣湧動、分開，另一個訪客出現在會客室的中央。我擠出一個微笑。

「歡迎你，陌生人！來看看今天命運為你準備了什麼吧！」



ALMA KATSU 從 2011 年開始撰寫小說，她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以歷史小說為基礎，加入超自然或驚悚元素進行創作。她的著作曾獲 *Publishers Weekly*、*Booklist* 和 *Library Journal* 專文星評推薦，曾經登上《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版面，榮獲美國以及國際多項大獎與提名，且多次入選包括 NPR、Apple Books、Goodreads 和 Amazon 在內的最佳書籍榜單。《飢餓》（2018）是一則以「唐納大隊」食人事件為題材重新發想的新故事，不僅入選 NPR 最受歡迎的 100 則恐怖故事排行榜，後續也獲得恐怖新經典的盛譽。她的最新恐怖小說《狂熱》獲得了史托克獎和軌跡獎最佳恐怖小說獎提名以及國際驚悚文學作家最佳精裝小說獎的肯定。她的著作也包括間諜驚悚小說。出於她對說故事的熱愛加上她在情報機構三十多年的經驗，這可說是必然的結果。她的第一本間諜小說《紅寡婦》（2021）入選了《紐約時報》的編輯精選書單，同時也獲得國際驚悚作家協會的最佳小說獎提名。系列小說續作《紅色倫敦》於 2023 年 3 月出版，不僅獲得極高評價，還得到電視劇的拍攝邀約。



特潔爾有許多故事還
沒說完。更多來自和
田祁的短篇故事即將
推出…